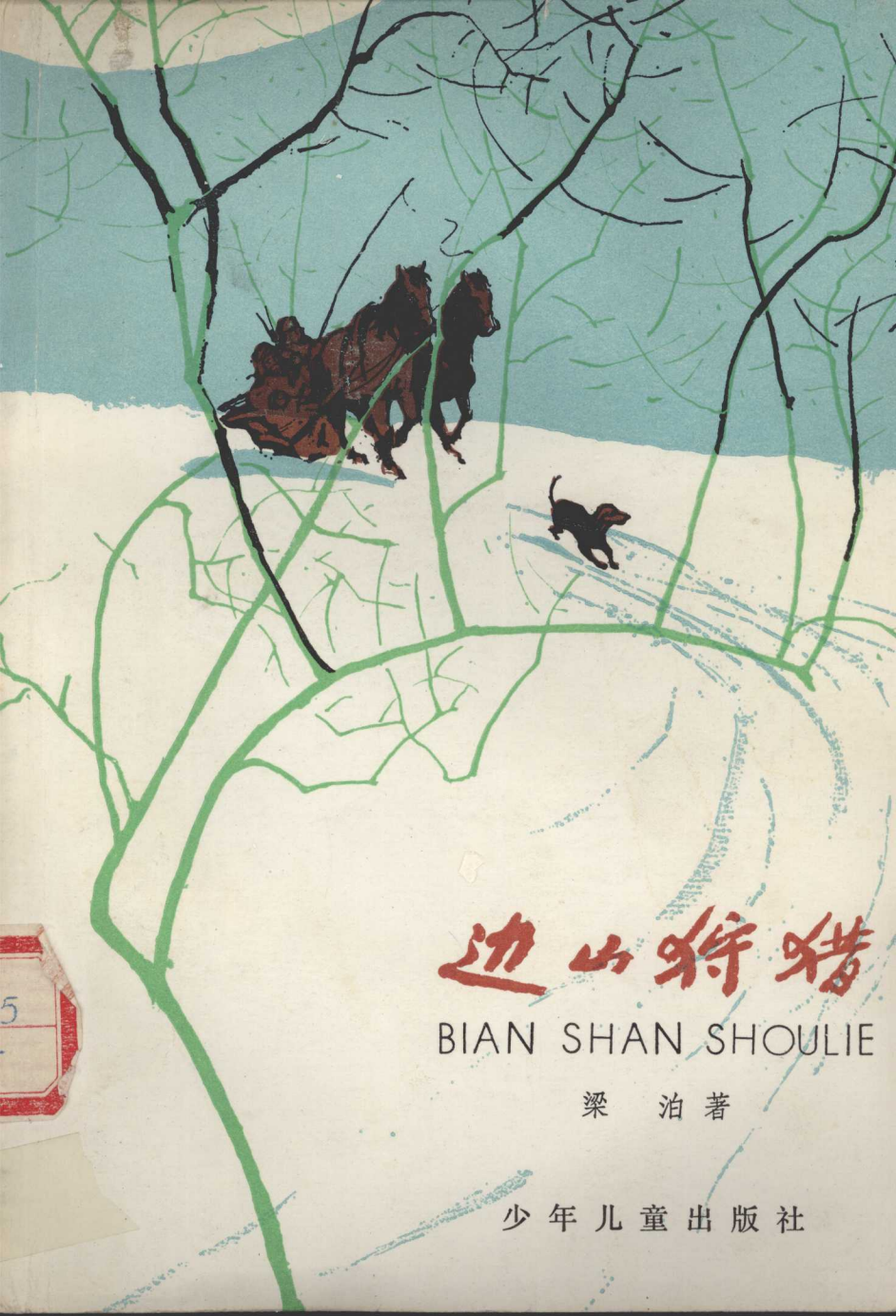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边山狩猎

BIAN SHAN SHOULIE

梁 泊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I287.5
32

要 目 容 内

本书为《少年儿童文学丛书》第二十二册，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作者：梁 洵

插图：梁 洵

编辑：梁 洵

校对：梁 洵

印刷：梁 洵

藏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故事共由二十则小故事组成。故事随着人物的活动，季节的更迭而节节展开，生动、有趣地反映了猎区人民从春到冬的狩猎活动，其中包含了鹿、虎、豹、熊等二十几种动物的生活习性、活动规律以及它们与人们的生产、生活的利害关系等知识。故事既有思想性，又有知识性，文字浅近生动，富有儿童文学特点。

边 山 狩 猎

梁 泊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02,000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589 定价：0.38元

143		集卷四
160		集卷五
170		集卷六
173		集卷七
183		集卷八
200		集卷九

目 录

葫芦巢箱.....	1
鹿脱角的秘密.....	10
松鸡跑圈子.....	23
椴花香.....	32
水獭安家.....	45
智猎野猪.....	56
打獾护堤.....	64
瓜皮猎.....	72
采参历险记.....	84
栗果和刺猬.....	96
护鱼斗熊.....	106
奇特的考试.....	118
捕鹿记.....	128
秋收的日子.....	139

雪地窖雉.....	149
香獐的奇遇.....	160
冰陷阱.....	170
二号射手.....	179
趟山.....	189
雪后猎踪.....	200

1		蘇巢宮薛
01		密蜂由俞恩恩
23		于國強教蘇
33		香芬琳
49		宋安謙本
58		黎理辭賢
64		吳母戴竹
73		謝文瓜
84		邱劍田參果
98		鄧陳咏果果
109		蕭半道地
118		尤等由排香
128		邱廣辭
139		平日怕外林

葫芦巢箱

去年，我家院子里的那架葫芦长得可叫人喜爱啦，油绿油绿的叶子，一张张大得象蒲扇，又稠又白的花儿，喷吐着浓郁的清香。暑天坐在葫芦架下，凉风习习，惬意极了。

到了秋天，这架葫芦居然结了上百个金黄色的大葫芦，我把它们用绳子串起来，挂在厢房的屋檐底下。

我的好朋友满仓给我出主意，今天说，送给婶子大妈们做水瓢吧，明天说，送给老爷爷们当酒葫芦吧，可我没有同意。

春天来了，天气暖和起来。白桦枝头，鼓起了绿色透明的芽苞，茱萸花开放的日子，已经临近了。向阳的山窝里，茵茸的小草已经一片碧绿，连那些耐寒的燕过老也开起了黄拉拉的小花。

星期天一早，我做完了功课，然后到守林人春山大伯的小窝棚里去玩。



春山大伯的窝棚就在山坡上那片枞林深处。看！一缕飘渺的炊烟升起来了，在林隙间流窜着。

春山大伯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，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，灶里的火是必须熄灭的，现在炊烟袅袅，正说明他在家里呢。

老人正在做木匠活，他光着脊梁，露出紫铜色的疙疸肉，双手平推刨子，在长条木凳上“吃吃”地刨着木板，刨花卷曲着，堆在他的脚下。

“大伯！你在

忙啥呀？”我问。

老人直起了身子，笑着欢迎我：“啊！是新群来啦，坐吧！我在做巢箱哩！”

“巢箱？什么是巢箱呀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春山大伯擦了一把额上的汗珠，对我笑了笑说：“巢箱就是那个科学管树嘛！”

我摇了摇头，老实地说：“大伯，你说得清楚点吧，我听不懂！”

“不懂？”春山大伯两眼紧盯着我，盯得我心里直发毛：“新群，科学管树可是个大事情呀！老师没对你们讲过吗？”

我把衣衫给他披上，又在水壶里倒了一杯水，放在他那多茧的大手里：“没有。”

春山大伯喝了一口水说：“没讲过，那大伯不怪你！不过，我得对东生说说，山区的学校必须补上这一课！”

“你现在就给我讲讲吧！”

“讲讲？好，我就给你讲讲。不过你大伯嘴笨，描述得不那么圆全，你听了心里有数就是了！”春山大伯摸摸胡子，沉思了一下说：“你东生哥看了报纸，对我说，国家要富强起来，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学科学、用科学，比如说，科学种田，科学养鹿，科学种

树，……一句话，科学就是先进的办法，科学就是生产力。原先，我也不懂，活了几十年啦，不懂科学，树照样长在山坡上，松树照样结松塔儿！”

我应和着说：“是这个理儿！”

“胡涂！”大伯用手指刮了我一下鼻子。

我楞住了，不错眼珠地看着他。科学种田呀，科学养鹿呀，科学管树呀，这些词我都听说过，可是这小小的巢箱与科学有啥关系呢？

春山大伯看见我发楞，就笑着对我说：“走！咱们到树林里去看看！”

“树林里有啥好看的！”我不明白。

“我有责任教你懂得科学管树。新群，你不是常说，长大了要接大伯的班吗！”

大伯回到窝棚里，把灶里的火熄灭了，然后，带着我走下山坡去。

我们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，来到一个叫半截沟的地方。进了半截沟，眼前立刻出现了一片使人痛楚的景象。

一排排没有皮的枯松树，光秃秃的竖在那里，有的已被风刮倒了，零乱地躺着。这里没有鸟雀，没有野兽，一片荒寂。

“看见了吗？”春山大伯的声音喑哑了。

我低声回答：“看见了！”

“多么可惜呀！”春山大伯的嘴角哆嗦着：“新群！你知道它们是咋死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听爷爷讲过，这里闹了虫子！”

“对！这些树都是被虫子咬死的。头几年，有谁讲过科学管树呀！‘四人帮’把全国都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东生哥进过三次县城，要求灭虫，可没有人理呀！”春山大伯气忿得涨红了脸，胡子抖动着：“‘四人帮’真是害人帮，祸国殃民帮呀！”

我说：“他们比松毛虫还坏！”

“这回好啦！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我们通天岭山区又迎来了春天，我跟齐松队长商量好啦，过几天就清理这片枯林，重新种上松树！”

我欢快地说：“大伯！到时候，我们学生也来！”

“好呀！”

我们离开了半截沟，又向一片葱郁茂盛的松林走去。赤褐色的粗大的松树，苍劲笔直，枝头上吐出了一簇簇毛茸茸的针叶。

突然，我看见高高的树丫上，挂着一个个涂过油漆的绿色小木箱，小木箱做得十分精致，象是一座座小房子，斜斜的屋檐，圆圆的小门，门的下方，还有一道横梁。

“这就是人工巢箱，干啥用的？你知道吗！”春山大伯扶着我的肩头，仰着脸，指指点点地说。

我已经猜想到了，立刻回答说：“是养鸟的！”

“对！对！我的接班人真不含糊，就是养鸟的哩！新群，我们养有益的鸟山雀呀，棕鸟呀！还有白头翁，让它们在窝儿孵小鸟儿，越多越好！”春山大伯认真地给我讲着。

“养那么多鸟干啥呀？”我问。

“孩子，养鸟吃虫子呀！松毛虫，尺蠖，象鼻虫，金龟虫，……这些害人虫一闹起来，能给松林剃光头。松树没有叶儿，还能活吗？你刚才看见了，那么好的树木全死掉了，国家要受多大的损失呀！”

我立刻明白了：“养鸟吃虫子，保护大森林！”

“就是这个理儿！山雀吃虫子可狠了，尤其是孵出了小鸟以后，每天要捕食上千条虫子，杜鹃吃虫子更厉害，一个小时就要吃二百多条！鸟把虫吃了，树林里的虫就少了，树就长得好，用不了几年，就能采伐，送到山外去，建设工厂矿山啦！新群，做巢箱招引益鸟，这是科学管树的一种，你懂吗？”

我高兴地说：“懂啦！大伯，你讲得真好！”

“我是个笨嘴笨舌的人，听你东生哥讲的，那个理儿可就多啦！他说，树林长得好，松籽就结得多，人

离不开粮食，松鼠离不开松籽，有了松鼠，那些貂呀，
獾子，扫雪，豺狼等食肉兽就多了！……”

我跳了起来：“大伯呀，你给我上了有意义的一
课！”

“有时间，叫你东生哥讲讲，他可是个有学问的
人哪！”春山大伯拍拍我的肩膀，“走吧！帮我干活去，
巢箱需要好多好多哪！”

走在路上，我突然想起厢房屋檐下的那些葫
芦，若是钻个眼儿，把籽儿掏出来，外边涂上绿漆，挂
在树上，不也是很好的巢箱吗！我把这个打算告诉
给春山大伯。

大伯想了一会儿，眯着眼睛笑了：“你这个主意
不错，我看能行！”

我的葫芦终于派上了大用途。

当天，我就把葫芦用扁担挑着，送到春山大伯的
窝棚里来。经过春山大伯的反复设计，葫芦巢箱终于
在树林里挂起来了。

那个模样儿实在好看，为了遮雨，上边做了个铁
皮帽子，洞口下边还伸出一个杠棍，远远看去，好象
挂着个小人儿。

把我自己劳动的收获，献给了集体的事业，我感到
非常高兴。我打算好了，今年还要种更多更多的

葫芦，不独自己在院里院外种，还要在田边地埂上种。

——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还有好多小伙伴，满仓，大锁，二楞子，喜鹊……

课余时间，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们，小伙伴们可高兴啦！就连满仓的弟弟满囤，二楞子的弟弟三板筋，也吵着向我要葫芦种子啦！

当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的叫声从山谷里传来的时候，我怀着欣喜的心情，连跑带跳地向春山大伯的

窝棚跑去。

春山大伯张开双手欢迎我：“山雀住进去啦，住得满满的！”

我们迈着轻轻的脚步，怕惊扰了鸟儿欢乐的鸣叫。我亲眼看见一只白脸长尾巴山雀，叼着虫子，飞落在附近高高塔杉上的葫芦巢箱旁边。

一阵“唧唧”的雏鸟欢叫声，从葫芦巢



箱里传来，几只黄色的小嘴，在圆孔处探伸了出来。

母山雀还没有飞走，公山雀已经飞回来了。

“大伯，我们种了好多葫芦！”我对大伯说。

“知道！你东生哥告诉我了。让我们把通天岭的每一片森林，都挂上巢箱，让更多的益鸟保护我们集体的财富吧！”春山大伯把手指向远方起伏的山峦，深情地说。

我的目光，一直凝望着远方，一缕缕薄纱般的云雾在飘荡。

我打定了主意，要制作更多的葫芦巢箱，要把我的家乡改造得更加美好。





鹿脱角的秘密

我正在大队办公室里，帮助队上抄写生产报表。突然，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看样子，他走了很远的路，裤脚卷着，上边溅了好多泥星。

“齐松队长在吗？”他问。

我打量他一眼，回答说：“他到药畦去了，你坐吧，一会就回来！”

他从腰带上解下一块手巾，擦去脸上的汗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从县土产公司来的，我姓张，人家都叫我张长腿，我这两腿呀，长倒不长，可是伸得远，咱县的社社队队，我全跑遍了！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我们这儿，你是头一次来吧！”

“嗯！头一次来就把我累坏了，这沟沟谷谷真难走呀！”他伸出腿来看了一眼：“其实，这事也怨我，早就应该来，可别的事给耽误了！”

我猜想着说：“你是想采购点皮毛？”

“不！我是要订点鹿角！”他说。

“鹿角？不是鹿茸？”我问，“干杈子有什么用？”

他的眼睛瞪大了：“怎么没用？用途可大了，骨化的鹿茸叫老角，老角是贵重的中药，还能熬鹿角胶。完整的老角，可以制成美术工艺品，到国外市场上去换取外汇。有了外汇，就能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呀！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恍然大悟：“干杈子还有那么大的用处呀！”

“眼下老角缺货，鹿茸倒有的是！”

他说的是实话。鹿茸因为处处都有养鹿场，能提供大量货源。山里的鹿，把角脱在什么地方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有时偶然遇见一个，也说不准是啥年代遗留下来的啦。

这时候，齐松叔扛着耙子回来了。我把土产公司的这位采购员的来意告诉了他。

齐松叔回答得挺干脆：“我们这儿没有老角！”

“怎么会没有呢？这儿是鹿的家乡呀！”老张说。

齐松叔挨着他身边坐了下来：“老张，你说的不错，这儿是鹿的家乡，可鹿脱角在啥地方，谁知道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？”

“这是一个谜！”齐松叔摊开两只手。



“通天岭里找不到老角，平川地可就更不好找了！”老张恳求地说：“齐松队长，你能不能想个办法，这是对集体对人民都有好处的事情！”

齐松叔说：“想想办法可以，可不能全指望我们！”

“鹿角就在山里，只要你肯想办法，准能办得到！”

“你要多少？”

老张笑了：“当然是越多越好！”